

东江

· 微小说

A16

转场的哈萨克

■文/刘斌立

十月, 乌尔塔拉克决定辞职了。

父亲三天前打来电话, 告诉他转场到冬季牧场去。上百只羊、马和骆驼, 是他们家的全部财产。需要带领着这么多的牲畜完成一次迁徙, 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父亲已经年迈, 需要人去帮他。乌尔塔拉克是长子, 下面只有一个还在读高中的妹妹, 他必须回去。哈萨克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 他们为了牲畜的生长, 每年都要在春夏秋冬辗转于四个牧场。乌尔塔拉克当然知道这些, 由于这些年牧场的退化, 他们其实已经越来越少的转场了, 一般就是夏季一个夏窝子(夏季牧场), 冬天迁到一个离城市稍微近一点、背风、缓和的过冬处。

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了。乌尔塔拉克今年7月刚刚大学毕业,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目前这家销售医疗器械的公司, 做销售助理的工作。这让很多不得已回到家乡的同学艳羡。以前大学时, 每到转场, 乌尔塔拉克都和很多同学一样请假回家, 帮家里打理异常辛苦的转场工作。可现在刚刚找到的工作, 马上请那么长时间的假, 公司领导并非同族, 他很难理解, 即便理解也很难同意。

在和父亲的电话中, 乌尔塔拉克和他发生了争吵。乌尔塔拉克觉得现在转场可以租用汽车, 不用像以前那样骑马, 赶着羊群和骆驼, 每天只能走很小的一段路, 需要露营, 需要照顾牲畜和家人。他说, 很多同学的家里已经用汽车运输物资和牲畜转场了。可是父亲听到这些异常生气。他觉得, 一个哈萨克人必须尊重民族的传统, 乌尔塔拉克作为长子, 也必须学会和继承这些事。不管怎样, 乌尔塔拉克必须回去协助转场。

回到家已经是三天后的夜晚, 乌尔塔拉克只跟母亲和妹妹打了招呼, 没有跟父亲说话。为了回来转场, 他把工作辞了。父亲那晚喝了酒, 开始指挥第二天的工作, 他要求乌尔塔拉克独立完成拆卸毡房, 查看是否有病畜的事。乌尔塔拉克只回答: “以前都是跟着你做的, 我自己干, 不会。”

父亲大怒: “你就是个废物, 一个哈萨克男人呢, 不会做这些就是个废物。”

乌尔塔拉克也不示弱: “我又不需要靠做这些来生活。”

话还没完, 父亲顺手操起马鞭就扫过来。

乌尔塔拉克强忍着眼泪, 拿起强光手电, 走出了毡子, 开始查看羊圈中的病畜。

第二天清晨, 父亲宰了生病的羊, 大锅煮了肉。乌尔塔拉克在母亲的协助下拆卸了毡房。大家饱餐一顿后, 艰苦而又壮观的迁徙开始了。

女人负责看管照顾孩子和

家当, 男人要驱赶并追回跑丢的牲畜。不时有大卡车拉着另外一家转场的人从他们身边开过。

5天的迁徙终于完成了。冬季牧场位于离县城不远的山涧河谷中, 可避风雪, 也比较暖和。父亲开始搭建毡房, 母亲煮奶茶准备吃食。乌尔塔拉克挑选着在迁徙途中受伤和体弱不能过冬的牲畜, 准备宰杀后用于这几日族人们聚到一起的狂欢。转场完成, 哈萨克族人们都会聚会在一起, 喝酒庆祝。

狂欢的夜晚, 乌尔塔拉克独自走出了毡子。刚才他听到父亲跟族人讲, 明年女儿高中毕业, 他不想让女儿回家出嫁, 他希望女儿也考上大学到城市里去。乌尔塔拉克嘴角嘲讽地抽了一下, 心想: 考上大学又有什么用, 找到工作也没法留在城市里, 不是还得回来转场吗?

深秋的寒气, 让乌尔塔拉克感觉到很孤独、很无助, 他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工作已经辞了, 父亲难道是真要让他回家放羊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乌尔塔拉克这个名字吗?” 父亲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扔给他一件羊皮背心, 一边问道。

乌尔塔拉克默不作声地穿上背心。

“你是我的长子, 也是唯一的儿子。乌尔塔拉克在我们的语言中的意思就是孤独的人, 我们哈萨克在草原上已经越来越孤独。牧场快养不活我们了。”

父亲坐了一块石头上, 示意乌尔塔拉克也坐下。

“这是我家最后一次转场, 明年春天, 我和你母亲就要去定居点了。政府在县城旁边修了很多房子, 免费给我住, 什么都有, 就是不能再放羊了。你明天就回去吧, 去城里找份工作, 做个城市里的人。你妹妹要是明年考上大学, 我也让她去。” 父亲说着话, 找出了根烟点上了。

寒冷的空气中, 白烟缭绕着特别显眼。

父亲并没有看到乌尔塔拉克脸上的意外, 继续说道: “我只是想你回来跟我学会如何转场, 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和你母亲都老了, 草场也一年不如一年。在马背上的日子要结束了, 我只想我的儿子, 虽然进了城, 但还是一个哈萨克, 他应该知道怎么在马背上过日子。”

那晚, 乌尔塔拉克也喝了很多酒, 第二天独自回城了。回城的路上, 他看到了很多定居点的房子星罗棋布在城市的边缘。



冰河飞来一只鸟

■文/邢继福

小兴安岭之冬, 一派白雪皑皑。天华大桥下冰雪覆盖的河面上, 有处地方没有封冻, 河水仍哗哗流淌, 薄雾从水面上升腾。

桥上车水马龙, 严寒使人们畏首畏尾, 很少有人注意桥下的河面。

一天有人发现, 未封冻河面的水中, 活跃着一只黑色的大鸟, 头顶上长一撮黑毛。有人说, 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可能是秋天南迁时掉了队无处栖身, 只好在这水面上逗留, 潜入水中寻些鱼虾, 以维持生命。人们忧虑, 一旦严寒来临, 河面全部封严, 黑鸟便会被饿死。

这种担心被人写成稿子, 登上林城晚报上。一些爱心人士纷纷过来, 坚持天天挥镐刨冰扩大水面, 以保证黑鸟度过严寒的冬天。桥上路过的市民看到, 暗暗为这只黑鸟焦虑。

有一位老人最有爱心, 他先是守在现场刨冰不止, 后来干脆在河边搭个小棚, 生起小铁炉, 在这里安营扎寨, 日夜守护着黑鸟。

老人的爱心举动引来了新闻媒体的关注。他的事迹上了电视和晚报之后, 感动了北方这座寒冷的林城, 赢得了林城人们的广泛尊重。

于是, 到桥上观看老人和鸟的人骤然增多。人们都想知道, 这位老人为啥对动物有如此爱心?

大伙隐约听到, 老人当年曾是下乡知青, 一直没有转正。后来, 到外地经商多年, 结果一事无成。直到最近年纪大了, 才返回林区老家。但是, 他错过了国家照顾老知青和棚户区改造等机会, 生活十分拮据, 只好在儿子家中度日, 还被冷眼看待……

没想到, 有这种境遇的老人还如此热爱生命。人们被老人的行为所感动, 也为黑鸟遇到这样的好人庆幸。

有一天, 老人刨冰时突然

滑进河里, 在冰冷的水中挣扎半天, 才被好心人救出。这一场面被人拍了手机视频, 在电视上播出后反响很大。一位市领导也被这个镜头所感动, 指示有关部门说, 我们搞精神文明建设, 就是要大力宣扬我们身边的典型!

市里专门下了文件, 号召在全市掀起学习这位老同志的热潮。这位市领导还亲自带人到医院看望老人, 了解到老人生活的具体困难后, 当即指示有关部门, 一定要把老人所有的生活困难统统纳入日程, 在第一时间抓紧解决。

不到一个月, 老人落实了老知青政策, 每月有了一定的工资收入, 还住上了廉租房, 他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儿子媳妇对老人有了笑容, 连小学三年级的小孙子也借了爷爷的光, 破格地当上了班干部。老人这才相信这句话: 好运气一旦来了, 挡都挡不住啊!

老人的事迹越传越远, 外地的各路记者也纷纷来采访。开始时, 老人还按儿子媳妇的嘱咐唱些高调, 时间一长, 难免有些不耐烦。

一次, 老人大病初愈记者就来采访。唠了一上午了, 把老人累够呛, 记者还问个没完。末了, 又问起那句他最反感的话: 是什么高尚思想让你这样做的?

老人不耐烦了, 气呼呼地说, 我压根没有什么高尚思想, 我要不去刨冰, 儿媳妇不给我饭吃!

记者又问, 你想过没有, 掉进冰河里有生命危险呀!

老人实话实说, 其实, 我是按儿子和媳妇的安排故意落水的。他俩都说, 光刨冰不落水没有轰动效应, 引不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也怕死啊, 但我事前量过, 我落水那块儿水浅, 根本淹不死人, 顶多浑身透湿冻个够呛闹个感冒而已!

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胡月

第11届全国微型小说
年度获奖作品